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乎唐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叢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善也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駕者也星星見言夙駕說舍也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臣按謝枋得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幹肥張貌)牡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白跨)有皇(黃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黃(白而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蒼白雜色)有駓(黃白雜色)有騂(赤黃)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

才，材力也 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驪驎曰驒今連錢驄有駱白馬黑鬣有騮赤身黑鬣有雒黑身白鬣以車繹繹不絕貌思無斁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陰白雜毛有騢彤白雜毛有驔豪在骭而白有魚二目白似魚以車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其價一曰戎馬、供武事馬二曰田馬、供田獵馬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凡事者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馬不舉者以索維之禁其奔踶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圉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書其年齒毛色及價直。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償也洵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死者剝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價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償雖皮肉不可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在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則識之以齊其勞逸前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

臣按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所償如故、而軍

非之邊若之尤甚、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

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

坐以違制罪、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釋乘養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圉養馬曰圉三乘為皁馬十二匹皁一趣馬下士一人主之三皁為繫馬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繫為廄馬二百十六匹廄一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廄成校六馬各一廄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

右駑馬三良馬之數大馬其五皆良駑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息所以不蕃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

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駒（執拘也 馬二歲曰駒）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善也）僕冬祭馬步（神為馬之害者）之馬（見成馬於王）講（僩習）馭夫（馭車者）

趣馬（趣馬養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音稅）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遂饑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奮牧而有序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鬪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十人 賈主買賣者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相助也 以賫醫馬之賫 于校若馬死則使其賈粥之人其布 粥賣也 布泉也即錢也 于

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坰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爲
草場近日盡爲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駣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

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廡也）馬冬、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産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

仲夏之月遊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御也）及七騶咸駕載旌（[illegible]日[illegible]）

旐龜蛇日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夏楚也北面

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與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敎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秦之完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與醇同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府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自仟所)之閒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旣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

闕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世稍復古之

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于涇

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有屬有牧監副監監有

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

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豳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凉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囿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焉、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田、此以覩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其岐豳涇寧也、蓋隴歟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爲民耕稼納
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
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
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
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
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
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
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内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

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劃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騎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芻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幷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群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

按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爲操習儀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宜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

爲法如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絶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孳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旣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彦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彊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吏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微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

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有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

朝廷建國于北，籍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為之極䘏，可乎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

臣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補之政轉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場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蔡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
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
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
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
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事以茶市馬以物
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
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
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
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是有馬今必於産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是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鹿留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宗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
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
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
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
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
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
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
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
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舊皆有者、而今
爲人所侵欺、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
一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閒田地、并可爲草場馬廠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旣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廠、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廐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稃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者計畝而收之倉囷之中稃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即以爲煑荳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或死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

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則收養有道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為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騍馬計十匹止取孳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其有本廐生牝多許他廐關官以牡來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三十畜牡驢一牝驢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為遞車遇

有般運官物，許於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疲與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

準除然一軍之産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訴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併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芻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

領芻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也如
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
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
顧借與人割減芻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
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
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
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
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
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來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
之之爲愈也盖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北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
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者
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
飼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廐置長槽或十
或五言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
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
者專以餵養置木囤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
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
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廐騎無事之時輪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養免賠償之苦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别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大司馬中（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平其列以為陳）如戰之陳（陳音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羣吏撰（數擇之也）車徒（兵車步卒）讀書（書謂進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像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旟鳥隼爲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山澤之官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艸立表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步(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言)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而實者)車徒皆作(起)鼓行羣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摝其口而振之)鐸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驟趨)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鬪而去)徒走(疾也)及表(第四表)乃至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鐃且卻及表退二一表第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焉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仲冬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能以賞罰升黜之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艸)以爲防(田之大限)置旃(旃旌旗之名)以爲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也)以葛(或作裯)覆質(質椹也以褐覆其椹)以爲槷(門中臬也)流旁握(謂兩車軸頭各出門邊空握四寸)御轚(挂也)者不得入車軼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軼之塵不出轍)馬候蹷(發足相應)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以蒐狩以習用武事假芟蘭之艸以爲防置遺帛之旃以爲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車徹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蹤則欲其相應禽之群隊則欲其不遺若是御者不失其馳射者闕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而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勠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爲先故於須禽之際又以射爲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也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才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年以文德教民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賑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而病者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災患天災人患宥寬也孤寡赦罪重罪輕罪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羇旅方新者敘舊熟故祿勳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也官授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結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用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四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乘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膢也膢者劉劉殺也蓋欲由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
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
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
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
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梢解幡三通旗梢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左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梢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視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畏以氊厲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卽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禾廷為馬揔旋諸章獨俾乘騎相擊取其尤勝者給

分算級以選隸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覈於引

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

而選隸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為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
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刃飛躍滿
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
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
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
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 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
[illegible]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
屬亘三千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譟士譟聲震百里
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習務令解鐙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四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陜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徒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袍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

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臣按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鋭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賚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

非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肄習之功彼　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解明貌）駟騵（騮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讐如鷙鳥之擊羣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

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三農之事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者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

第二十七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言其人言其兵器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殘下慢士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子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必欲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

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謂不恡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爲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驕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音孚）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為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猶如人之有兩手焉

之有兩翼闕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

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鄉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知退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臣按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表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亦不可少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

亦恐難處於後人矣無此人恐藉爲口實政非策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

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之次於曲梁晉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剌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鬭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卹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爲之致禮極懽以消其怒。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耆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廣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幷乃

此故也。以上總論將帥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之次於曲梁晉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榮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卽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事諴援古據

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躃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脩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不遣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厲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

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徹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甲同正奏名三十三
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
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以上吉避州）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巳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

并八公令啓得 兵故謂訣 公輕問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鞮以畢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茲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其後景監

得以相衛歟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衆斬之欲以此收

藩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柰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爲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爲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

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挫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恩便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故所向有功。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

如此賜劍
然乎不乎

并坐監軍。唐末將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

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遣還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衆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
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
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
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
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
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内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會徵會

也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知之貌玆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湎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亂也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山名岡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王曰誓史臣追述之辭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也與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也）于六步（進趨）七步乃止齊（整齊）焉夫子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擊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執夷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數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迅也）奔走執豆（木豆）籩（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臣竊以謂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固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宣王自我也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
國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
歸（班師而歸）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秬（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逖遠也）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旅行列也）愷（樂歌）以入於晉獻俘（獻所獲）授馘（數也所截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賞大行）徵會（召諸侯爲會）討貳（討有二心者）殺舟之僑（濟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戮祁瞞姦命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

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臣願陛下勑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

諺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